

家庭环境因素对儿童语言发育的影响

梁姗姗¹, 常燕群^{1*}, 李贤英¹, 蒙 朦¹, 徐 宁¹, 黄双苗¹, 王林淦¹, 詹英杰² (1.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广东广州 510006; 2. 广东省湛江市妇幼保健院, 广东湛江 524038)

摘要: **目的** 了解家庭环境因素对儿童语言发育的影响。**方法** 采用家庭环境量表(FES-CV)和一般情况调查问卷调查100例语言发育迟缓儿童(实验组)和91例语言发育正常儿童(对照组)。**结果** 实验组中亲密度、知识性、组织性得分均低于对照组, 矛盾性得分高于对照组(均 $P<0.01$)。两组教养方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但语言种类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家庭成员之间高亲密度、高知识性、高组织性及亲代抚养为主的方式有利于儿童语言发育。

关键词: 家庭环境; 语言发育迟缓; 儿童

中图分类号: R 74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3610(2020)02-0200-03

Effects of family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children's language development

LIANG Shan-shan¹, CHANG Yan-qun^{1*}, LI Xian-ying¹, MENG meng¹, XU Ning¹, HUANG Shuang-miao¹, WANG Lin-gan¹, ZHAN Yin-jie² (1. Guangdong Provincial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 Guangzhou 510006, China; 2. Zhanjiang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 Zhanjiang 524038,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environment factors on language development in children. **Methods** One hundred children with language retardation (experiment group) and 91 normal children (control group) were surveyed by Family Environment Scale (FES-CV) and general questionnaire. **Results** The intimacy, knowledge and organization were decreased but contradiction increased in experiment group compared to control group ($P<0.01$). Although parenting pattern was different ($P<0.01$), language types were comparable between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Good intimacy, plenty knowledge, well organization, and parental rearing are helpful to enhance children's language development.

Key words: family environment; language retardation; children

语言发育迟缓是指儿童在语言发展阶段落后于同龄儿童相应语言水平的现象。语言发育迟缓由多种原发障碍(如精神发育迟滞、听力障碍、构音器官疾病和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等)所造成^[1]。近年来家庭环境因素对儿童语言发育影响的研究较多, 包括电子产品的使用、育儿方式、家庭主要结构、语言种类等, 而对于家庭环境对儿童语言发育的影响研究较少。本研究通过了解家庭环境因素对儿童语言发育迟缓的影响, 以期减少语言发育迟缓的发生率以及缩短患儿的治疗时间提供依据。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8年3-7月因“语言发育落后”来我院

康复科门诊就诊的语言发育迟缓患者。入选标准:(1)采用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的儿童语言发育迟缓检查法(sign-significance relations, S-S法)检查, 理解能力或表达能力低于同龄人水平;(2)采用格塞尔发育测试, 语言能区发育商DQ<80分;(3)排除听力缺陷、口腔疾病、神经系统疾病、遗传代谢病及孤独症。入选病例121例, 因问卷填写不完整去除21例, 对剩余填写完整的100例(实验组)进行分析, 同时选取广州市普通幼儿园91例语言发育正常的儿童作为对照组。实验组男56例, 女44例, 平均年龄3.39岁; 对照组男53例, 女38例, 平均年龄3.27岁。两组的性别、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1.2.1 对象入选评估方法 听力检查: 由耳鼻喉科检查有无外耳及颌面部畸形; 听性脑干反应(ABR)测试应用DANTEC Keypoint听觉脑干诱发电位仪, 测试于患儿安静睡眠时在耳鼻喉科听力室内进行, ABR反应阈值以波V为辨别指标, 听力室本底

收稿日期: 2019-10-23; 修订日期: 2020-01-09

作者简介: 梁姗姗(1991-), 女, 学士, 康复治疗师

通信作者: 常燕群(1965-), 男, 博士, 教授

噪声<25 dB(A)。构音器官检查：采用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的构音器官检查表进行评估。语言能力评估：采用S-S法和格塞尔发育测试进行评估。

1.2.2 调查方法 以家庭环境量表中文版(FES-CV)中亲密度、组织性、知识性和矛盾性4个信效度比较高的维度作为评价指标^[2]。表格由主要抚养者填写，填表人文化水平达初中及以上。其中亲密度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互相承诺、帮助和支持的程度；组织性是指安排家庭活动和责任时有明确的组织和结构的程度；知识性是指家庭成员对政治、社会、智力和文化活动的兴趣大小；矛盾性是指家庭成员之间公开表露愤怒、攻击和矛盾的程度。量表各维度分数越高，代表该维度中的家庭成员相对应的表现越明显。同时自制一般情况调查问卷，对研究对象家庭的语言种类和教养方式进行调查。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22.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亲密度、矛盾性、知识性和组织性的比较

实验组中的亲密度、知识性和组织性得分均低于对照组，矛盾性得分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详见表1。

2.2 两组语言种类和教养方式的比较

两组教养方式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其中实验组以隔代教养为主，占40.0%；对照组以亲代教养为主，占47.3%。两组语言种类的比较差异则无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2。

3 讨论

语言是人在社会交往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技能，它影响着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情绪、行为等。在儿童早期发育中，家庭是孩子学习的主要环境，对儿童早期发育起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良好的

表1 两组亲密度、矛盾性、知识性、组织性得分的比较

指标		实验组 (n=100)	对照组 (n=91)	Z值	P值
亲密度得分	最小值~最大值	1~9	1~9	-5.975	<0.01
	中位数	7	9		
	内距	2	1		
矛盾性得分	最小值~最大值	0~9	0~5	-5.021	<0.01
	中位数	3	2		
	内距	2	2		
知识性得分	最小值~最大值	0~6	1~8	-4.533	<0.01
	中位数	3	4		
	内距	3	2		
组织性得分	最小值~最大值	2~9	4~9	-5.239	<0.01
	中位数	6	8		
	内距	2	3		

家庭环境是孩子早期良好发育的重要保证。

本研究结果显示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度、知识性以及组织性高，即家庭成员之间的友好互动，对各方面知识的兴趣大，获取和分享知识的能力强，组织有序的家庭活动等，更有利于儿童语言的发育。因为在这种家庭环境中，家庭成员之间相处氛围和谐，沟通互动机会多，自然与孩子的沟通就会多，同时还能增加孩子的视听刺激以及模仿、学习的机会。在亲密度研究方面，以往研究多以养育者与孩子之间的亲密度或他们之间的互动为主，Korpilahti等^[3]研究表明父母与儿童早期的高质量互动对儿童语言发育非常重要。儿童缺乏早期学习的机会，以及养育者与子女之间正确的互动，将会导致子女发育潜能的缺失^[4-5]。本研究结果提示，家庭成员之间的正确互动影响儿童语言的发育，这可能与在早期发育过程中孩子的学习以模仿为主有关。大量研究表明父母受教育水平与儿童语言发育有关，父母受教育水平越低，孩子更容易出现语言发育迟缓；而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子女的语言能力和理解能力似乎会更好，语言沟通技巧更高^[6-8]。家庭成员的知识性得分越高，表明家庭成员对各方面

表2 两组语言种类和教养方式的比较

例(%)

	n	语言种类			教养方式				
		1	2	3	隔代为主	亲代为主	纯隔代	纯亲代	其他
实验组	100	44(44.0)	46(46.0)	10(10.0)	40(40.0)	33(33.0)	4(4.0)	20(20.0)	3(3.0)
对照组	91	26(28.6)	52(57.1)	13(14.3)	8(8.8)	43(47.3)	1(1.1)	37(40.7)	2(2.2)
χ^2 /Z值		4.974			29.36				
P值		0.083			<0.01				

知识的兴趣越大,包括文化、经济、政治等,从侧面反映家庭成员知识结构越完善,在育儿知识方面的了解也会越深入和全面,有利于儿童语言发育的发展。组织性得分高表明家庭活动安排的有序性和责任明确性,有助于孩子学会独立自主并有责任地完成某件事情,增强孩子主动学习的习惯,对于语言的沟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李朝霞^[9]研究发现,同伴关系受组织性的影响,组织性越强,儿童的同伴关系越好。有研究表明,矛盾性对儿童行为问题有直接的影响,夫妻争吵、家庭不和谐、破裂家庭对儿童的心理行为发育是非常不利的,而和谐的家庭带给儿童一种安全感,有利于其心理行为的正常发育^[10-11]。本研究中,矛盾性对儿童语言发育有影响,矛盾性得分高不利于儿童语言的发育。

本研究结果显示语言种类对儿童的语言发育无影响,与麻丽丽^[12]的研究结果一致。双语环境对儿童语言发育的作用不尽一致,有学者认为语言环境单一有利于语言发育^[13],也专家学者认为双语对认知发展起着促进作用^[14]。儿童语言发育受很多方面的影响,对于单一语言种类还是双语或多种语言环境学习,我们还需考虑增加语言种类的时机和语言练习的时长。本研究中仅调查了孩子家庭环境中所用语言(方言)的数量,并未对不同语言的添加时间进行调查,尚需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中教养方式在语言发育迟缓儿童和正常语言发育儿童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纯亲代和以亲代为主的教养方式更有利于儿童语言的发育,而以隔代为主的教养方式对儿童语言发育有不良影响,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15]。在儿童教养方式上,父母亲的教养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由隔代抚养的孩子,父母不应完全脱离对于孩子的教养,而应加强与长辈的沟通,建立正确的育儿方式和教育模式,避免孩子的语言发育受到不良影响。

综上所述,家庭精神环境对儿童语言发育有直接的影响,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度、组织性和知识性越强,越有利于儿童语言的发育;矛盾性越强,越不利于儿童语言的发育。因此,在儿童语言发育阶段,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和作风容易对儿童语言发育造成影响,抚养人在注意家庭物质环境的同时,也应注意家庭精神环境的塑造,避免对孩子造成不良的影响。在教养方式方面,家长应该多了解正确的育儿方式,并与家庭成员达成一致,尤其是对于隔代教养为主的孩子,父母应多加关心孩子的发展,加强与主要抚养人的沟通,为孩子提供最优质的家庭学习环境。对于语言发育迟缓的孩子,我

们应采取单语学习还是双语学习尚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 [1] 张庆苏. 语言发育迟缓的基本概念与内涵[J]. 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科学杂志, 2019, 17(4): 309-310.
- [2] 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M]. 北京: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 1999: 134-142.
- [3] KORPILAHTI P, KALJONEN A, JANSSON-VERKASALO E. Identification of bi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risk factors for language delay: The let's talk STEPS study[J]. Infant Behav Dev, 2016(42): 27-35.
- [4] LYNNE V F, GARRETT-PETERS P, WILLOUGHBY M, et al. Chaos, poverty, and parenting: predictors of early language development[J]. Early Child Res Q, 2012, 27(3): 339-351.
- [5] WALKER S P, WACHS T D, GRANTHAM-MCGREGOR S, et al. Inequality in early childhood: risk and protective factors for early child development[J]. Lancet, 2011, 378 (9799): 1325-1338.
- [6] PERLINS S C, FINEGOOD E D, SWAIN J E. Poverty and language development: roles of parenting and stress[J]. Innov Clin Neurosci, 2013, 10(4): 10-19.
- [7] MULUK N B, BAYOLU B, ANLAR B. Language development and affecting factors in 3-to-6-year-old children[J]. Eur Arch Otorhinolaryngol, 2014, 271(5): 871-878.
- [8] GOLSON M L, KAESTNER K H. Fox transcription factors: from development to disease[J]. Development, 2016, 143 (24): 4558-4570.
- [9] 李朝霞. 家庭精神环境对5~6岁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D]. 陕西师范大学, 2008.
- [10] 夏颖, 匡桂芳, 邹华, 等. 家庭环境与幼儿园儿童行为问题的相关研究[J]. 中国儿童保健杂志, 2009, 17(3): 216.
- [11] 何淑华. 家庭精神环境对3-6岁儿童行为问题影响的通径分析[J]. 中国妇幼保健, 2012, 27(26): 4064-4067.
- [12] 麻丽丽. 晚说话儿童学龄前词汇发展与家庭语言环境的关系[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8, 26(11): 1749-1752.
- [13] ZUBRICK S R, TAYLOR C L. Late language emergence at 24 months an epidemiological study of prevalence, predictors, and covariates[J]. J Speech Lang Hear Res, 2007, 50 (12): 1562-1592.
- [14] ELLEN B, FERGUS I M, DAVID W, et al. Bilingual minds [J]. Psychol Sci Pub Int, 2009, 10(3): 89-129.
- [15] 张月芳, 王伟, 朱亚宁, 等. 隔代抚养对婴幼儿体格及神经心理发育的影响[J]. 中国儿童保健杂志, 2015, 23(10): 1044-1046.